

《春江花月夜》將訪港 張軍：完成浪漫理想



張軍(中)與「春江花月夜」兩位女主角「辛夷」(右)與「曹娥」(左)合影。 倪夢環 攝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唐代詩人張若虛所著《春江花月夜》，被稱為「孤篇蓋全唐」的傑作，更被聞一多先生稱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經過80後編劇的改編創作，以「春江花月夜」為題，一場由愛萌發、感懷生死的故事在崑劇的舞台上呈現，「崑曲王子」張軍扮演的主人翁「張若虛」穿越半個世紀，經歷生死來回，最終吟嘆出了這首經典詩作。而在明年，《春江花月夜》將作為參加2017香港藝術節的唯一崑曲作品在港上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環 上海報道 圖：上海張軍崑曲藝術中心提供(部分)



張若虛與判官們爭辯。

近日，經過重新編排調整，《春江花月夜》2.0版在上海首演，全新的舞美設計，中西樂器的交流碰撞，以及新主演的加入，讓升級版《春江花月夜》獲得了更多的肯定。在張軍看來，在不斷磨合修改中進步昇華，是經典流傳的「秘方」，而經過多次打磨，「我們希望這場戲更好地呈現給觀眾，讓香港的觀眾能夠領略崑曲之唯美。」

《春江花月夜》的創作靈感來源於唐代詩人張若虛的同名詩篇，是由80後才女編劇羅周創作，講述了唐代才子張若虛偶遇少女辛夷，為之神魂顛倒卻被鬼卒錯拘而亡，而在經歷愛慕癡怨、穿越人、鬼、仙三界後，張若虛終返陽間，卻發現世間變化無常，紅顏已成白髮，最終《春江花月夜》的歌吟噴湧而出……

據介紹，該劇由上海大劇院和上海張軍崑曲藝術中心聯合出品，上海張軍崑曲藝術中心、上海崑劇團、江蘇省演藝集團崑劇院、昆山當代崑劇院聯合演出，並由台灣知名舞台劇導演李小平導演。其主人翁張若

虛的扮演者張軍，則被公認為當今崑劇青年演員中的領軍人物，這部《春江花月夜》，更是張軍挑樑製作的首部原創當代崑曲作品。

演出加入新元素

其實在2015年首演時，《春江花月夜》就得到了不俗的反響，團隊在內地、台灣的演出也都大獲成功，不過，正所謂好戲多磨，張軍以及團隊對藝術的追求，讓他們做出了更多創意嘗試。此次，在舞美方面，團隊請到了年輕設計師王歡，將舞台佈置由寫實改為寫意，利用線條組合，以白色為基色，營造出抽象與現代的唯美意境；流線的裝飾突出了時間的靜止與流逝，舞台橋的突出與延伸又折射出空間的變化與永恒。而在音樂方面，則新加入了四把小提琴，將中西樂聲合併，富有現代感的同时又不失傳統的唯美。「我們每一次改變其實都大有文章，相信這些改變，也會對演員的表演產生新的挖掘。」張軍說道。



張若虛與辛夷。



曹娥為張若虛求取丹藥。

張軍，國家一級演員，「梅花獎」獲得者，工崑劇小生，師承著名表演藝術家蔡正仁、岳美緹、周志剛，是俞振飛大師的再傳弟子。曾獲得「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主角獎」、「聯合國促進崑劇發展大獎」等。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張軍「和平藝術家」稱號。

《春江花月夜》

時間：2017年2月28日、3月1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若說舞台、配樂的改變是營造了更切合的空間氣氛，此次新演員的加入，則更是為團隊注入新鮮血液，摩擦出了不一樣的火花。《春江花月夜》兩位女主角「辛夷」與「曹娥」，分別由上海崑劇團國家一級演員余彬和上海張軍崑曲藝術中心的青年演員張冉飾演。雖然是首次出演《春江花月夜》，但她們與張軍其實早已是戲台上的老搭檔，比如張冉，曾在實景園林崑曲《牡丹亭》和張軍搭檔，出演杜麗娘七年，共220場。此次，張冉再度與「師哥」同台，穿越「人、鬼、仙」三界，以500年修為助「張若虛」圓夢。張軍直言「表演中，我們也有過摩擦，有過爭論，但我們希望吸取更多的經驗，讓大家在崑曲的舞台上都能展現自己，相互提升。」

崑曲觀眾年輕化

而作為中國最古老的戲劇之一，崑曲發展至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近年來，崑曲的觀眾卻是越來越年輕化。在此次《春江花月夜》的演出中，張軍透露，年輕的觀眾佔據了不小的比例，一位中學生在看過表演後還直言「愛上了崑曲」。「20年前，看崑曲的人很少，我們當時也很納悶，劇本有、舞台有，但是觀眾在哪裡？」抱着這樣的疑惑，張軍與他的朋友們開闢了崑曲推廣之路，「我們去演講，去表演，慢慢地，發現觀眾多了起來。」年輕觀眾越來越多，年輕的崑劇演員也越來越多，「年輕的觀眾和演員能夠在劇場互動，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江蘇省演藝集團崑劇院院長李鴻良亦肯定，崑曲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絕非偶然」，而是與一批藝術家的努力分不開，「是各種因素結合而成。」不過，李鴻良亦坦言，崑曲的年輕化、時尚化，讓崑曲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但他認為，崑曲演員卻不能「明星化」，而是應以成為「藝術家」為目標，通過不斷修煉磨礪去呈現更好的表演。「現在很多人會去看這個演員漂亮不漂亮，卻不關心他唱得好不好，明星有可能只是『曇花一現』，但唱腔做打真功夫，才是我們表演者真正需要努力並追求的。」

明年，《春江花月夜》即將在香港上演，雖然這不是張軍第一次到港演出，但對於表演，張軍堅持「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此次在滬表演，雖然收穫頗豐，得到了不少觀眾的讚譽，但張軍並不滿意，「別人和我說『你們舞台佈置的樹很特別』，但其實這棵樹是有深意的呀，只是因為時間空間的局限我們沒有機會表達出來。」同時，此次表演劇中一些人物的戲份亦得到了刪減，「其實有些戲份很有趣，我們都希望能夠將這些未能呈現的精彩在香港的舞台上演繹出來。」

今年，是張軍從藝30周年，亦是個人崑曲藝術中心成立的第七年。談到獨辦「戲班」，張軍直言，「肯定是辛苦的」，不過，如《春江花月夜》這樣的優秀作品誕生，則是對張軍以及一眾崑曲表演者、製作人等的肯定。《春江花月夜》導演李小平稱張軍從演戲、到開辦中心，再到「做戲」，是完成「他的浪漫理想」，而張軍則表示，希望帶領團隊，呈現給觀眾更完美的演出。

許可「神弓」名號未褪色

久違多年，被稱為「神弓」的胡琴演奏家許可，年內可能來港登台的傳言仍未確實，但筆者日前卻有機會在今年澳門國際音樂節安排在崗頂劇院的「神弓妙韻」音樂會中，欣賞得到這位傳奇胡琴家的演奏風采，可喜的是其「神弓」名號並無絲毫褪色，在技巧以外的藝術表現更為成熟練達。

許可旅居日本多年，近年更是長時間居住在柏林以方便演出及錄音工作，他這場「神弓妙韻」，其實是和聞名國際樂壇的柏林愛樂弦樂五重奏(Berlin Philharmonic String Quintet, 簡稱BPSQ)攜手演出的音樂會。BPSQ由柏林愛樂樂團五位弦樂好手組成，但樂器組合和在一般弦樂四重奏的基礎上加多一把中提琴，或大提琴的做法卻很不一樣，所增加的是最低音的弦樂器低音提琴，也就是說，將弦樂五部的樂器都包羅在內，音域也就有了更大的擴展，但獨特的編製便意味著選奏的亦多是要加以改編的樂曲了，當晚安排的九首樂曲中，有五首是許可作主角，擔任獨奏，那亦然全是「特製」的作品了。

低音提琴神級般功力

未談主角表現，先談另外四首由BPSQ演奏的作品。開場曲孟德爾遜的第十弦樂交響曲，十四歲時的少年作品，五把琴將主題多次反覆，奏來抒情輕快，活潑輕巧，可真是少年人的青春心態。接着胡爾夫(H. Wolf)少有的器樂作品，G大調意大利小夜曲，不用低音提琴的弦樂四重奏，用上很多短弓奏法，開始輕鬆愉快，逐漸力度增強，變得激情，對比鮮明。

下半場開場BPSQ首先奏鮑凱利第九弦樂五重奏的終章《馬德里的歸營》，較結他與弦樂的原作顯得變化更為豐富，能很形象化地將軍隊歸營的過程，以琴音描繪出來。接着是波特西尼(Bottesini)以貝里尼歌劇《夢遊女》幻想曲改編的低音提琴及弦樂曲；BPSQ的低音提琴手雅努什·維契(Janusz Widzyk)，2001年加入「柏林愛樂」，已有十五年資歷，低音提琴這件大多只用作伴奏的「大」樂器，在他手中「神化」了，在其他四把提琴有力的引子後，便以徐緩的速度登場，即

時奏出富有感情的如歌旋律，飽滿深沉，但卻不灰暗，全場即時被他的琴音吸引著；隨後四把提琴有力的間奏過門，富有生氣，但隨即改變成節奏型的音響，烘托低音提琴第二次進入，奏出更為有力、帶有鮮明節奏的歌唱性旋律；在相同的間奏後，繼第三度獨奏出感情更為深厚的歌唱性抒情旋律，感人更深；末段速度加快，展現出維契和他的「大」樂器具有讓人更意想不到的神級般的深厚功力，可說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意外收穫。

三首是世界首演新作

八九十年代之間，許可出道之初，要將胡琴帶出去世界時已認識他，過去二三十年來，但他首先將胡琴音樂打入日本，繼而歐美。這個晚上聽的，卻是要求更高默契，更為細膩的重奏演出，合作的更是名聲響亮的BPSQ。上半場兩首作品，下半場三首，最後加奏三首小品，均展現出「神弓」的技巧，「神韻」的藝術修為。所選樂曲大多是明顯地以他為中心「量身裁製」的原創或改編曲，BPSQ的五位大師都退居伴奏位置；其中三首更是「世界首演」的新作，凸顯這場音樂會的重要性，觀眾亦成為歷史的見證者了。

許可登場首先與BPSQ合作的《思念》，原是他九十年代移居海外，1993年在東京首演的二胡小品，當晚演奏的是改編的二胡及弦樂五重奏版本，是首次演出；樂曲凸顯二胡如泣如訴的感傷色彩與語言，其中一段中提琴回應，有對話效果，末段情感變得強烈才結束。接着演奏旅美華裔女作曲家陳怡1997年所寫的《胡琴組曲》，三個樂章共長約十七分鐘，發揮了三種胡琴的特性外，五把提琴亦有一定的發揮，三個樂章各有不同色彩與特性；第一樂章《唱》，以二胡「唱」出來，



「神弓妙韻」音樂會在澳門崗頂劇院舉行。



胡琴家許可與BPSQ攜手演奏。

大提琴先後兩次作出對話，第一小提琴開始時更仿效胡琴聲音，很有特色；次樂章《吟》，兩把小提琴演奏帶出中胡獨奏蘇軾名句《明月幾時有》的情懷，中間一段六人合奏，具有很強的張力效果，提琴的多番滑音，加添了「吟」的意味，最後由中胡突然利停結束，則大有吟盡興嘆之意；終章《舞》，京胡獨特的音響色彩，不僅帶來鮮明的「京」味，中西樂器結合更奏出激情節奏，是三個樂章中最炫技性的部分，緊拉快唱的效果，很有一氣呵成的氣勢，京胡強大的穿透力，更凸顯出許可深重的運弓功力。

小品壓軸預留「加奏」

下半場另一首世界首演新曲是旅美華裔作曲家周龍的《太平鼓》，這原是小提琴與鋼琴作品，這次首演的二胡及弦樂五重奏版本，看來「鼓聲」較原作更頻密，由樂曲開始五把提琴一下有力的和弦，有如裂帛鼓聲後，二胡很快便加入有如不絕鼓聲的節奏中，大提琴與低音提琴的撥弦仿鼓聲尤為神似，這可是一首很有音響效果的樂曲，全曲最後以一下弱音和弦結束則是神來之筆。由許可及日本作曲家奧定義改編薩拉薩蒂的小提琴名

曲《流浪者之歌》，開始時二胡以充滿表情、慢而傷感、如泣如訴的音樂牽動聽眾的心，但旋即進入有如高速跑車般的快板，大有二胡將小提琴比下去的凌厲樂風，是一首高度炫技技巧的改編之作，亦可將此視為是全晚音樂會的高潮了，原因是最後一曲世界首演的《鄉間喜悅》，原是1993年由板胡與樂隊演奏的小品，這次由板胡與弦樂五重奏奏出，是一首以節奏型音響伴奏，板胡快速演奏，純粹技巧性的開心小品，由此亦留出了觀眾期待加奏的空間；結果先來一曲《野蜂飛舞》(Bumblebee)，由二胡與第一小提琴齊奏一段，難度高，但效果好；繼而再加奏一曲江蘇民歌《茉莉花》，由第一小提琴主奏，許可的二胡只是隨同中提琴一齊視譜演奏，基本是弦樂五重奏的版本，二胡聲音「被消失」了；最後許可獨奏一曲《賽馬》，為整晚演出奏出句號，再一次用他的二胡、中胡、京胡和板胡確立他的「神弓」名號仍未褪色，不僅舞台丰采依然，與BPSQ五位樂師的合作，更顯出沉穩大度的大師格局，期待不久香港樂迷亦有機會欣賞得到他在舞台上的琴音與風采。

文、圖：周凡夫